



我和重庆晚报的故事④

九寨沟地震后的“母亲海”



航拍九寨沟“母亲海”长海

回顾>>

2017年8月8日，四川省北部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.0级地震，重庆晚报记者第一时间进驻现场报道。震后，九寨沟闭园长达近7个月。2018年3月，重庆晚报记者李琅、冉文听闻九寨沟将再次开园迎客，便再次驱车前往走访，并获悉九寨沟将开展开园演习。当地有关部门对这次演习非常保密，重庆晚报记者获准参加，当地有关部门表示，重庆晚报是国内唯一参加演习的媒体。而开园演习3天后（3月8日），九寨沟景区正式“重生”开园！就这样，重庆晚报记者见证了九寨沟的震后“重生”。

有缘的是，这一次震后采访，重庆晚报记者再次遇见景区摄影师桑吉。他将震后闭园时的九寨沟影像，独家提供给了重庆晚报。通过他的镜头，全国读者看到了九寨沟闭园期间的“母亲海”长海的雪景、景区内雪地上奔跑的血雉，以及春雪映衬下的五花海。

讲述人
桑吉
九寨沟景区专职摄影师

其实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场灾难突如其来，是一段不好的回忆，很不想去回忆的回忆。

我还记得和重庆晚报记者第一次见面时，震中还有余震，我背着无人机，脖子上挂着单反，我们并排站在九寨沟景区内五花海观景平台，遥望远方还在不断有滚石掉落的山谷。我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家乡会变成这样，对别人来说这里是美丽的景点，但对于我们，这里是家，是信仰。

重庆晚报记者的文笔很细腻，提到了我眼里饱含泪水。那时的我，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：我不会离开九寨沟，这是我的家，只要人没事，其他都可以重来。

在灾难面前，人是渺小的，震后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抓拍无数美丽的、遗憾的、熟悉的、未知的画面，以自己的方式，支持家乡震后重生。我想努力呈现不同空间、高低错落的景观林、雪山、湖泊，让人们再次看到、不断见证大自然赋予九寨沟的神韵。另外，我心里始终明白，我记录的影像，对于震后重建至关重要，是重要的图片依据，无论是历史记录，还是辅助专家评估和分析，我都要冲在第一线，尽一份力。

我将震后闭园时的九寨沟影像，独家提供给了重庆晚报，希望通过镜头，让全国读者看到九寨沟闭园期间的“母亲海”长海的雪景、景区内雪地上奔跑的血雉，以及春雪映衬下的五花海。

我很感谢重庆晚报记者当年冒着风险到震中采访，也很高兴在震后开园的第一天，再次和重庆晚报记者在园区重逢，共同记录这一历史性的时刻。

如今，九寨沟景区实现了地质灾害全面治理，有了全天候监测保护，景区内的安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。通过有效的人工干预，曾在地震中受损的诺日朗瀑布和火花海已经恢复到震前的状态。经过多年的震后修复，九寨沟景区可比喻为“补妆”归来，景区全域也重新恢复开放。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九寨沟做客！

重庆晚报-厢遇记者 李琅



读者来信

黄秦苇
61岁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父亲就开始订阅《重庆晚报》，节假日儿女们回家时，父亲常常津津乐道地摆谈晚报报道的社会新闻，从而传达出自己认可的人生价值观。

我的妈妈在父亲走后继续订阅晚报以陪伴夕阳时光，每天新收到的报纸仿佛一位历久弥新的老朋友。

过年放假，一大家人去南山扫墓，父母已去，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。如今我已退休步入老年，我特意到邮局订阅晚报，乐读爱读，晚报是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。

陶灵
60岁

1989年1月，我送母亲从云阳到重医附一院住院。每天傍晚买一份《重庆晚报》看。第二版有个“家”副刊。回云阳后，投了篇《怀念父亲》。2月13日刊发了。那时重庆没直轄，《重庆晚报》不在云阳发行。忘了是怎么知道的，只记得打长途电话，请表妹帮我找份样报寄给我，至今保存着。

赵杰昌
50岁

从1997年开始给重庆晚报投稿，被晚报采用50多篇，有消息、通讯、摄影图片和言论等，是晚报近30年的忠实读者。



扫码填写
“我与重庆晚报的故事”



厢遇晚报小美好